

Oranges and Angel

· 橙 · 子 · 和 · 天 · 使 ·

ST · EUROPEAN · FICTION · 2011 · 最佳欧洲小说 · 2011 ·

【波黑】亚历山大·黑蒙 编
李文俊 等译

译林出版社

最佳欧洲小说(2011)

橙子 and 天使

【波黑】亚历山大·黑蒙 编

李文俊 等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佳欧洲小说. 2011. 橙子和天使 / (波黑) 黑蒙 (Hemon, A.)
编; 李文俊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
(文学新读馆. 最佳欧洲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 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
ISBN 978-7-5447-3166-9

I. ①最… II. ①黑… ②李… III. ①小说集—欧洲—现代
IV. ①I5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3012号

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
Copyright © 2010 by Dalkey Archive Press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by Aleksandar Hemon
Preface copyright © by Colum McCan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lkey Archiv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42号

书 名	最佳欧洲小说 (2011): 橙子和天使
编 者	[波黑] 亚历山大·黑蒙
译 者	李文俊 等
组 稿	萧 萍
责任编辑	田 智
特约编辑	张 睿
原文出版	Dalkey Archive Press, 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166-9
定 价	1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Contents

梦

001

[意大利] 马可·坎迪达

杨卫东 译

擅入

015

[爱尔兰：爱尔兰语] 伊尔斯·尼·德惠博纳

陈姝波 译

酒鬼医生

037

[爱尔兰：英语] 凯文·巴里

李尧 译

人之空洞

061

[冰岛] 克里斯滕·艾丽克丝多蒂尔

庄焰 译

账单——给老帕尔马，于威尼斯 077
[匈牙利] 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
吴冰青 译

橙子和天使 091
[德国] 英戈·舒尔策
李尧 译

冰箱奇缘 125
[格鲁吉亚] 朱拉布·莱扎瓦
李尧 译

游美日志 147
[法国] 艾瑞克·洛朗
卢肖慧 译

小丑

163

[芬兰] 安妮塔·孔卡

李文俊 译

窗户那边，一座暮色朦胧的公园

179

[爱沙尼亚] 图曼斯·温特

李尧 译

梦

Dream Diary

[意大利] 马可·坎迪达

杨卫东 译

现在我想回到我起先所谈的事情上去，刚才的这些梦和想法把我给打断了，我的意思是，我想解释，但愿我能解释，我在写的这些梦是怎么来的，我做梦的时候我睡在哪里，是怎么睡的，我的睡姿怎样，我睡觉前都吃了些什么。

首先我要谈谈我的房间，为此，我得详细说说我在2006年4月6日做的一个梦——或者说，我要说说我在2006年4月6日记下的那个梦，但是，我可能是在午夜之前做的梦，所以——很显然——那是2006年4月5日做的梦。我说的是可能，因为2006年4月6日我记下了两个梦，我很可能在当天晚上做了两次梦。我想我是从未听说过有人会在同一次睡眠中做两个梦的。所以我极可能醒了一次，但是却没把梦记下来，然后又接着睡了，等再次醒过来后，一个接一个把两个梦都记了下来，好像它们是同一个梦。事情应该就是这样发生的，在我的整个记录

梦的经历中，这种事情的确还是头一回。

在 2006 年 4 月 6 日的第一个梦中，我的房间实在最普通不过，长七米，宽四米，有个木梳妆台就摆在通向后阳台的几扇落地窗右边。梳妆台上面是一台十五英寸的电视机和装有十五张光碟的唱片盒——我房间里的唱片多半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音乐。梳妆台有六个抽屉，最下面的三个抽屉装满了 A4 纸，都是些 Times New Roman 或 Book Antiqua 字体的文稿。上面的三层抽屉装满了内衣、袜子和衬衫，还有我在家里才穿的 T 恤衫。房间里有个白色的电脑键盘，每个键上都印着黑色的字母。门后面贴了些从书籍和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一首但丁的诗歌，尼采的《快乐的科学》中的第 84 条格言，一篇关于巴勃罗·毕加索的文章，马丁·海德格尔著作中的一些段落。

我想我们的梦常常是想象力极尽所能后的碎片，因此即便是看上去最平常、最真实的梦，也总会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以梦里出现的一处风景为例：有座桥横跨在一条流经田野和群山的大河上，它和我们四天前在某电视频道的某影片中看到的是同一座桥，这条流经田野和群山、上面有桥梁横跨的河也许是条小河，不是大河，确切地说，是奥索拉河，它流经托尔托纳，注入斯克里维亚河，而河的两岸可能不是奥索拉河的两岸，它也许是五年前你给公司监管建筑工地时为了打基脚挖的那个大坑的两边，也就是说，那是你原来经常工作的地方，而一条大河流经田野

和群山、一座桥横跨河上的风景，也许就是你在几个星期前在热那亚的公爵宫看画展时，碰巧看到的印象派绘画中的田园和群山，那些水中映出的星星，那些天上的星星，也许是你凌晨两点看电视食欲亢奋时让炼乳滴在了蓝色的睡袍上……即便如此，2006年4月6日的那个梦好像把能从我的房间里，从我自己的房间里看到的一切，连最细微的地方，都囊括进去了，甚至让你丝毫感觉不到哪个地方不对劲。

但有一点还是要除外：在梦中的房间里，一切都在呼吸。

是的，没错，我想不出能有更好的字眼来描述它：在梦中的房间里，任何单个的事物都在吸气呼气。房间里的每个物体都在有条不紊地膨胀收缩，膨胀收缩——每隔几秒钟就膨胀收缩一次……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所有物体都在缓缓地往外渗出某种液体，那东西——怎么说呢？——那东西油腻腻的。它喷射而出，溅得满屋到处都是油渍，墙壁上、床上、地板上、书上、我的钱包上。在这种油腻腻的、不停在呼吸的地板上，你根本站不住脚，你需要抓住点什么才行，可是你抓住的东西也在呼吸，也油腻腻的。因为吊灯上的油脂像雨一样泼下来，我滑了一跤，摔了个嘴啃地。但是在我的嘴啃地之前，我尽量想用右手抓住桌子，但是只抓到一本书，就是我那本小小的1987年版《津加雷利词典（新删节版）》。我手里抓

着《津加雷利词典（新删节版）》倒在地上，词典碎裂了，这就是我看见这本词典时的模样。

首先，《津加雷利词典》并没有碎裂。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词典的封面中央现在出现了一个洞，里面有些布丁之类的东西——一个凹陷的布丁——这个布丁发着银色的光。我在这道光里看到了很多东西。在《津加雷利词典》里面这个柔软的布丁里，有一支圆珠笔——就是我在书本上做画线标记用的笔。我不知道我的笔怎么会在《津加雷利词典》里，可它就在那里。我看着它在发光的布丁里瞎蹦乱跳了一会，然后伸手把它拽了出来。马上，又有别的东西出现在那个地方：我草草将自己的想法和故事情节记下时用的黄色记事本，记事本旁边是我以前玩过的木球，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就有了这个木球，后来我哥哥把它砸到我头上，让我长了个大包，几乎和那木球一样大，于是木球就被扔进了垃圾里。我无法想象，这个球在我的《津加雷利词典》里做什么。我努力想把记事本和球拽出来。但是我发现球实在太大了，无法从《津加雷利词典》封面上的开口拉出来，而且它陷在布丁里，比笔和记事本还陷得稍微深一点，因此我只好把我的整只手塞进词典里，几乎没至肘部。我的手指四处蠕动着想弄清楚怎样能抓住木球，把它拉出来。这时，我发现那本书变成了一个黏乎乎的袋子——书里面很烫，像装了热水的瓶子——我的手臂探得越深，那本书就越加充分伸展，变得更宽。书封面上的口

子变大了，我拉出了木球，然后开口变小，只听啪嗒一声响，就好像奶油蛋糕砸在墙壁上发出的那种声音。球被拽出来以后，又出现了一个物体，一件背上缝有白色星星的黄色运动衫。我当然认出了这件衣服：这是我的运动衫，十二至十六岁时只要一坐下来读书或写字，我总会穿上它。每次我都会穿上它，也许我觉得背上的星星会帮助我。因此，我把这件运动衫叠起来放在梳妆台里或者壁橱的某个匣子里——而且不时我还会找找这件衣服。运动衫出来了以后，我发现又有东西浮现出来，都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是以前很重要的东西。我开始意识到，如果不停下来的话，我得一直从词典里往外拽东西。正好此时，我有了个想法。我把《津加雷利词典》放在地上，将挂在墙上的一个填充玩具狗取了下来。狗在我的手里膨胀着收缩着，缓缓地流出油脂。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吸进空气的：也许那被油脂浸透的布料是孔状的；无论如何，我感觉到我抓住的是一个活的东西，一个活的物体。我戳了一下填充玩具狗，我的手指陷进了油灰或黏土之类的东西。我刮出一道沟，弄出一个开口，结果又有一道银色的光倾泻而出。里面有一个红色橡皮球，就像街上的玩具店能买到的那种，我和哥哥小时候买了一个这样的球，在奶奶的阳台上拍打。

球的后面是一只人的手。

红色的长指甲，手上满是皱褶，布满了拿铁咖啡色的

斑点：一只上了年纪的女士的手。我开始拽那只手，可是那只手还连着胳膊，还连着肩膀、脖子和脑袋；我虽然看不见这些东西，但是却感觉到了。这只填充玩具狗里面，装着一个完整的人，我用尽全力往外拉，想从十厘米宽的开口里把她拉出来。我正在拉的时候，狗身体里面的人开始说话了：别拍了，你们这些小魔头！你奶奶的植物都被你们弄死了！还有我的天竺葵！你们这些该死的小流子！我认出了那个声音。说话的女士住在我奶奶家的上面一层。每当我哥哥在奶奶的阳台附近拍橡皮球，她就会走到她的阳台上（和我们家的阳台比起来可小多了），开始来她那一套：别拍了，你们这些小魔头！你奶奶的植物都被你们弄死了！还有我的天竺葵！你们这些该死的小流子！谁知道呢，我告诉自己，我要是把她弄出来，这位楼上的女士——艾欧兰达夫人——说不定还会左手抓着那根她老用来掸脚垫的竹棍，追得我团团转，使劲揍我的背和屁股。即便如此，我还是把开口撕得更大一些，将两只胳膊伸了进去，然后费着老大的工夫，开始把她往外拉。先是她的右胳膊。然后是她的整个脑袋——她的眼睛脏兮兮的，铁灰色的头发上加了几个薄荷绿的卷发夹，头刚露出来，她就唾沫飞溅地说：别拍了，你们这些小魔头！你奶奶的植物都被你们弄死了！还有我的天竺葵！你们这些该死的小流子！接着她的胸脯猛然蹦了出来，那印花的宽松长袍下是一对肥硕的奶子，然后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出来了。艾

欧兰达夫人刚从填充玩具狗里给拉出来——那声音啪嗒一下，就好像奶油蛋糕砸在墙壁上发出的声响，然后一切似乎正要恢复正常时——她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房间里的一切都油腻腻的，都在呼吸着，她多年前就是这个样子，每次听到我和哥哥在奶奶的阳台上拍那个红色的橡皮球，她就会在自己的阳台上来回踱步，每走六七步，就会说她那几句老套话：别拍了，你们这些小魔头！你奶奶的植物都被你们弄死了！还有我的天竺葵！你们这些该死的小流子！把艾欧兰达夫人从玩具狗里拽出来，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每次我从房间里的什么东西里拉出某些东西或某些人时，我实际上是在把我的记忆构成中的某些东西或某些人给拽出来，房间里的东西刺激了我的这种记忆，具体原因我总是无法解释清楚。

然后，梦结尾的时候，我在房间里搜找能让我回忆起爷爷的东西。爷爷多年前就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也许他在我的吉他里，我在梦中告诉自己，或者在电视里、立体声收录机里、镜子里、门上，或者壁橱里。也许我对爷爷的回忆——他实际上是在4月6日出生的——应该到他送的礼物上去找：他给我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军刀，或者那一大堆硬币。在梦里——而且眼下也是——我想拥抱他，抱紧他，即便他和艾欧兰达夫人没什么两样，即便他只是我的回忆而已，但是相对来说，我对他的记忆不言而喻要广阔得多。

2006年4月6日的梦反映了我的一个想法，我自从失业以后，虽然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我的脑海里却总有一个幽灵在来回奔窜，它让我想到，我们所有人，我们人类，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我们所有人，甚至非人类的存在物，我们都是活的东西。也许当我开始沉溺于躺在床上或睡椅上度日，等着入睡，等着做梦，当我躺下的姿势毫无活人样，更像一件东西，更像一具呆滞的躯体时，这个幽灵第一次出现了。我开始觉得，不能仅仅因为我们能呼吸就表明我们和东西有本质的区别。有人会说，我这种想法只不过是一种思想消沉的愚蠢看法，抛开一切来说——这里的一切是指，我们人可以动，会脸红，会变得脸色苍白，能繁衍后代，失血，拉屎，长胖变瘦——抛开这一切来说，真正让我们与东西不同的是，我们能思考。但另一方面，蜷伏在我的大脑某处隙缝的幽灵告诉我说，有些东西可以自动地移动（机器人），有些东西会脸红，会变得脸色苍白（洋娃娃），我们的血液与汽油以及其他燃料没有本质的不同，至于思考——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能思考吗？难道我们不是更像坠落的石头，以每秒9.1米的速度飞速坠落，除了想到要以每秒9.1米的速度坠落外，还能想到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更像树，想的说的只是“树”那个字，或者更像“叶子”，想的说的只是“叶子”这个词？说到底，难道我们不就是会呼吸、移动、感觉的活东西吗，但我们依然是东西，因此，我们不是迟早注定要回到叶子、石头、洋娃娃、

机器人或者汽油这些东西那里去吗？而且说实话，难道我们不是比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东西更容易被时间淘汰吗？

因为我们比其他东西更容易被时间淘汰，所以我们就通过象征物来崇拜上帝，而这象征物也只不过是件东西。我们满怀虔敬地跪倒在一件东西前面，这东西可以抵制时间淘汰的侵蚀作用——它不会长皱纹、不会破裂、不会变化；或者说，即便也有变化，但却很缓慢，比我们人这种东西要缓慢得多。我们观察东西，欲求它们，研究它们，购买它们，学习如何使用它们，也许这都因为我们其实想和它们一样：我们想成为我们房间里墙上挂着的吉他，笔架上的一支笔，写满哲学内容的张张书页——我们也许想成为一本书。我们是崇拜其他东西的东西，我们带着爱和嫉妒注视着其他东西，因为我们是活的、呼吸着的东西，当我们变成和其他东西一样的东西时，我们已经瓦解成一百万个碎片，连椅子、桌子……书本的尊严都没有。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比人尊贵，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另一方面，当我摊开身子躺在床上思考这些问题时，那个幽灵会在我的脑袋里来回溜窜，而此时我还会想到，我们语言中【时间】这个词是完全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之上的，我认为应该从每个人的嘴里，从每一本字典里把它驱除掉——把它从所有的物理公式中驱除掉。时间，我躺在床上想着，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是物质的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只存在着运动中的物质，因为像【时间】